春秋簡秀集卷之第十六

晋列卿魏絳

稽古馭夷之法莫備於春秋荆楚始横管仲攘夷之法後之繼伯者無非祖述其遺䂓晋之魏絳出而復變為和戎當時之和戎者不過罷兵修盟中葉逓更漢有王姬之嫁唐有公主之遣甚而宋之歲幣大傷國體懐古感憤之士皆追憾於魏絳和戎之說焉但合歴代狄漢之勢而統計之有不妨和者有不可和者有不得而不和者漢高帝業甫興雖被匈奴之困此時之戎勢未甚此不妨和者也文帝深明此義故無事諸戎而海内乂安亦不乏四夷之患武帝未知此意不欲和而欲戰日征北狄南戎終亦國虚民耗自此胡漢摶釁遂開晋唐亂華之兆宋季靖康之際猾虜肆行此時之戎勢已極此不可和者也高宗志幸偏安不欲戰而欲和用奸相之逆謀昧中國之大計金人隨起立馬吴山之想不席捲東南之半壁不已者中分引寇即醸胡元入帝之因繇

此為定論

此而觀宋之戎使高宗嚴毅以驅之令宗岳誓渡河之義則元之併南北也寧疾在華命之交漢之戎使武帝和易以處之不令衛霍窮犂庭之勦則胡之入中國也必遲在數世之後相機而施未必果無用也若魏絳之時楚貪而偽與同盟秦熾而久欲乘釁無事則諸戎皆我騖後有事則諸戎即我梟敵晉世之戎異宋漢此又不得而不和者也按晉之初周封叔虞都大原而主參辰獻公再下而曲沃里景公三遷而新田四望皆戎如赤狄白翟山戎鮮虞潞子黎侯之類靡不臂連肢屬使悼公當日不納和戎之說晉欲出一軍逼楚而陳於陳鄭之間諸戎合謀伺晉朝出則夕發夕出則朝發欲退則楚不可棄欲進則戎不可防且陳鄭之心未知果為楚為晉倘楚會秦糾戎三面而夾攻之悼公縱不及梁伯亡國之悲而不為昭王雲夢之奔者幾希矣惟魏絳進嘉謨而悼公納忠諫以君臣相悅之忱舉內外兼修之法則諸戎皆倚晉為長城而不憚晉為敵國始得專意東南觀諸侯動靜之機首尾環應而謀中原且河外列國咸以諸戎之脈晉者必羽而翼之益重其牙爪則悼公繼伯詢得和戎之力多焉矧數年之中兩河六郡之民幸釋甲卸鞍父子力田增粟者不啻數萬儲宅生者何但幾千家而晉之根本更固若苞桑故坐收五利之益而立成三駕之雄魏絳佐晉之功寧出獻文之下宜絳之子孫並與趙韓得國哉非詳春秋夷夏之勢而窮其正變緩急之機者能易攘夷之法而為和戎之謀乎至於賞功錫樂不敢受賜而惟願君安樂思終此言益不可刊也吾觀古之帝王始嘗勵精圖治一念忽而萬幾冗本弛於宮府之近未亂於郡國之遠夷狄盜賊乘釁而起大亂天下者皆安樂之念誤之也魏絳始導之而終警之其於養民馭狄之方可謂周析而無敵者也後世有師其意而行之者亦得夷夏兩安之法也故曰晉列御魏絳之和戎獨裕撫寧之績焉

莊子知有司馬之法而不知有國君之介弟可謂能官矣悼公讀陳狀之書而既行罪己可謂能君矣君臣如此安得不復伯主盟也

彙錄晉國列卿魏絳左氏春秋事蹟

晉國魏絳

莊子姓魏氏諱絳犨之子顆與錡之弟畢公高之裔也犨之祖父萬從獻公滅魏遂封為食邑因姓魏氏魏氏世有功于晉惟絳最著子舒嗣焉

二月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魏絳為司馬成公十八年戊子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

按晉所都四面皆戎
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反役與之禮食
赤狄白翟山戎鮮虞
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襄公三年辛卯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
潞子黎侯之屬甚夥
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不但無終國也向使
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
諸戎不和安能出孟
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
門絳水而陳經略中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
夏悼公復霸伯則莊
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
子之元功為第一也
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
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
絳以公好田因言和
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三駕

戎而遂及虞箴其長
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
於規誡則絳非特晉之真就法
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真晉之名建議也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
莊子遊晉息民之功
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最高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
莊子因悼公賜樂而
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
進思終防患之計誠
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襄公
謂忠諫第
四年壬辰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衛靈公之晉平公置酒奏樂師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
曠謂亡國之音不得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争襄公九年丁酉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
之濮上吳季子聞鄭
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襄公十年戊戌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

樂謂煩細之聲民力弗堪則鄭衛靡靡之樂終不若唐風之德之遺也莊子不以此規雖盡善未盡美禮食樂賞悼公之勸善獎非至矣

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晋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金石之樂襄公十一年己亥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十七

晋正卿范會

古之有大功於世者視薄植之士而反若拙焉其願小欲淡恒同於流俗之人惟願小而後能專神於大欲淡而後能畢力於紛成天下不朽之業若無與於吾生究而古今功名之盛莫過於此越之范少伯漢之張子房唐之李長源是也若晋之隨季亦得其意焉而不滓縛於擅名也范武子之才不讓於趙宣子雖晋人好名之習多心競而力爭者倘武子急功尚績當時諸大夫孰敢不俛首相下宣子之後大政不屬之武子而誰乎廼武子之心則謙讓未遑也如渡河之役聞楚與鄭平諸大夫皆决進師武子力陳楚不可與戰林父不能用賢言卒致喪師之辱則舉晋之卿士而無逾武子之識武子欿然不敢以予智也暨赤狄之捷膺黻冕之命寵昭天室盜竄民懷武子亦欿然不敢以予功也天下有無智而駕智無功而飾功寧有智而不任智有功而不居功

然駕智者不過無智、任智則智必為罪、藝飾功者不過無功、居功則功必為過府、安能
國事則無成而有終、身名則創獲而寡過、入敵國而靡驚、從暴主而不殆、嗚呼、武子於此
似得大臣之機、故遂雖鳴而無失其雌雄也、本武子之志而圍雍之雞鳴哀之名可志
及鄭若於是遠方未為說而衛出之歸可不必請也、武子所以能然者、亦奮膺多故、流
離秦晉之交、閱歷危苦、詳世變而洞物情、知大臣之望、末路必錄貪敗、恐高世之才、暮
年易生輕越、甘遜志謹節、不欲與世相攖焉、爾第令為政者、各以明哲相繩、父戒其子
兄警其弟、國家設有非常之變、誰為持危靖難、然人臣能持至敬而任大政、自治亂安
危之幾、如鏡遇絲獲、簡履變、得夷九宗、騰翼祚之聲、安國標定鼎之烈、子能以承父之
命、即臣可以終君之事矣、故曰晉正卿范會端明克終焉

彙錄晉國太傅范會左氏春秋事蹟

晉國范會

武子本姓士氏、諱會、士蔿之孫、成伯之子、燮之父、杜伯隰叔之後也、晉獻公憂桓莊族
偪、與士蔿謀去群公子、魯莊公二十六年癸丑、蔿定都城絳、獻公嘉蔿功、令為大司空、
立嗣于晉、後武子食邑于范、遂姓范氏、復邑于隨、亦號隨季焉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文公
六年嬴子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
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
武子具識
三年不見
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

士伯必伯為人無可與言

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文公七年辛丑、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

武子料敵如同目見

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文公十二年丙午、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

成子數語曲盡會之

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

為人可謂知人

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文公十三年丁未、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宣公二年甲寅、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

武子才識度越于晉

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

之諸臣然每有所行必小心顧畏所謂知雄守雌似得老氏之機者也故於國事無不濟於功名無不全何以材父之言不知從哲乃為衆言所淆卒致喪師之辱

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經有政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宣公十二年

武子執政晉盜他奔非其嘉謨

甲子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宣公十六年戊辰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禮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宣公十六年戊辰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寔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宣公十七年巳巳

懿行有以帖服人心彼盜者亦何所聞而去乎武子自云秦而歸晉暨任大政惟有謹哲之修絕無過越之行觀其訓子乃知一生得力在敬之一字文子嗣位居功任事一惟謙讓可謂克明克類真不負其父之教矣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十八

晋正卿韓厥

叔孫穆叔語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爲政者其韓子乎可以樹善君子也然宣子爲政重幣雖譏抑可嘉終失諸侯之望晋伯頓衰則韓氏數世惟獻子一人而已觀獻子之議都絳也謂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則公室乃貧舉國家利病之根切言之於還國休民之際奇偉絶而公卿之家尚樸以厲美材之而庶民之子守拙以勵此千古之識而百年之計也獻子之才識足以興造大國亟急〻乎罷政投老若無志於功名之際何也然而獻子之有功於晋不侯爲政焉華泉之役齊侯畏其忠武新田之議晋人食其利澤建趙氏之孤以開相業私誼不失國常辭中行之召以諫逆謀謹守不忘臣節第爲政之年祇有靡俗谷焦夷之役提襟而任正卿之日反不若掀髯而居司馬之時者亦以前有欒郤後有晋午名寔罔終惕然於趙氏之鑒而身之不恤國於何有今在悼乎

古今雜著

之世、則勲績必更勝于為司馬也、第軍民家國之間、何事不恭謹明哲哉、夫晋之三卿、韓與趙魏、趙氏雖宣讃文澤鴻開世閥、其先係穆王御造父之裔、與晋無緣、魏氏雖萬膺天數、絳得民心、其先係畢公高之後、同姬姓、而非唐瀵、惟韓氏本成師桓叔之支、武子與獻公同祖、其得國而奉叔虞之祀、猶蜀之継漢也、而義屬承先、若趙魏兩家、特三國吳魏之倫爾、安得與韓氏並衡焉、且獻子之端詳明警者、復能慎先業而啓後人、則大宗既替、而小宗安得不興、春秋望國一十有五、曁秦强之日、而剪㓕殆盡、惟韓延晋祚與楚、猶存於六國、廼知獻子為政、惟守謙抑之操、必逆知晋室之終亡、而為先公命祀之慮、不徒欲以功名了一身也、故曰晋正卿韓厥端明之守可久焉

彙錄晋國正卿韓厥左氏春秋事蹟

晋國韓厥

獻子、姓韓氏、諱厥、子輿之子、簡之孫、本晋公族、成師桓叔之後也、晋穆公二子、長子文侯曰仇、少子桓叔曰成師、昭侯繼立、封桓叔為曲沃伯、是謂曲沃武公、桓叔生萬、萬生簡、簡生子輿、子輿生厥、萬封于韓、始姓韓氏、厥乃桓叔四世孫、長子無忌廢疾、次子起嗣位為政焉

愚按故絳即桓叔采地曲沃之境、申生居此而死、平公作虎祁於此而諸侯畔、郤瑕文王第十五子封國

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寑於轏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

卽令猗氏猗頓嘗家於此民習其風好貫貨而不樂農業之業新田卽今絳邑控涑水之上流環大行之天險况文公墓在焉洵天府之國也又天文新絳屬參水猿二度之半土屬金參爲晉星金能生水獻子爲郇城不如新田仰

師陥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飮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成公二年壬申齊侯朝于魯將授王郤克趍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改服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成公三年癸酉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敎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則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

觀天文俯察地利中閱民情非深知爲國之理者見不及此宣子畜厥晉賴其才獻子護晉亦藉其力既不失私情以負德復不違公義而爽忠韓趙之交真千古相知也三郤雖不度以位則列卿屬公欲殺大臣不與執政

晉遷于新田成公六年丙子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屛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成公八年戊寅楚將北師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趙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成公十五年乙酉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成公十五年乙酉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成公十六年丙戌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欲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趍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

議之而變
童得操生
殺之權誠
有取死之
道也然天
下無不是
之君親無
已則有請
于天王臣
子安得加
君厥辭殺
語識計無
復之謹守
人臣之義
國之成敗
利鈍非所
敢知也其
忠恍貞節
不如見乎
悼公英膺
獻子遂涌

郄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
人將忍君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
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
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
厥韓厥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
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成公十七年丁亥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定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
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成公十八年戊子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以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
鄫之師侵楚焦夷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襄公元年己丑楚師為叛故猶在繁陽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

予告亦鑑
士燮之祈
宗郤至之
夷族完名
謝事可謂
明哲保身
者矣無忌
復以廢疾
不才讓起
從故則父
子兄弟之
間胥謪、
吉人矣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襄公四年壬辰冬十月韓獻子告老公族穆
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
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襄公七年己未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十九

楚大夫申包胥

按楚之先裔本帝顓頊其熊後繹受封於楚暨負芻國滅享祚六十四世編年一千六百十六載雖内多變亂而受淩敵國者莫慘過懷王之困于秦昭王之敗於吳也懷王之困也逦屈原既放而徒有上官子蘭之輩所以負芻旋滅昭王之敗也雖尹戍巳死而猶有子西諸梁之倫繇此章惠終興但計復國之功惟包胥爲第一何也楚雖南夷積强屢世齊晉冠帶之國亦遜威推盟而况新造之吳乎但靈平不君失民亂政以江陵四塞之都吳師一鼓而破特子常之誤爲亂國人以未欲亡楚也吾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郢楚之十世稱王千里建國昭王之賢輿情欣附豈乏忠臣義士誓報歷代之恩養者實伏江南之夢目擊披離吁天慟地思一效恢復之猷相與望氣占烽惜無人以首倡之爾包胥昂首西向痛哭秦廷卽孝公隣國之君亦爲之改席賦詩而公族之間

不感愴者、非楚之子臣也。畿甸之下、不憤惋者、非楚之人民也。七日之哭、而神人震動忠義所激、有不俟人力之集、草木可兵、以殺敵人、鼠雀可食、以飽戰士者、飲血之悲、何不足奏凱聲之烈哉。第包胥前送伍員、有相誓興復之言、雖勢窮計極、而克踐其語、至於成功、逃賞、散從、而不有者、推欲令東吳之人、驚顧而避、曰嘻唏、楚有士焉、如此乎、即可以雪一國之恥、而消七日之淚矣。觀包胥之行、而推其心、不過魯仲連不欲帝秦之意、而非張孟譚必期存趙之心、忠以明大義、而不貴忠名者也。故曰楚大夫申包胥高義不群焉。

彙録楚國大夫申包胥左氏春秋事蹟

楚國申包胥

申包胥、姓申氏、諱包胥、無字、楚之大夫也。古姓通記、謂包胥係申無宇之後、先儒以楚申姓者有三、無所確據、愚按左氏、而前後考之、其一申舟、使宋被害、申公巫臣嗣之、雖以夏姬出奔、其子叔跪留楚、傳至叔豫、始莫考申氏所終。其一齊申鮮虞、崔氏之亂、奔魯僕賃於野、以喪莊公、楚之人賢之、厥後無傳。其一芋尹申無宇、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靈王之難、其子申亥、以殉葬以二女、後嗣于楚。夫鮮虞之裔、既客產寡宗、巫臣之胄、應違德覆祚、惟芋尹父子忠義相承、積德之後、天必誕偉人、以昌耀之、則包胥之為無宇胤裔無疑矣。或謂姓包氏、諱胥、楚申邑人、余未敢信焉。

員之與胥所謂義交者焉。一以復楚為孝、一以興楚為忠、各不負其心期、斯為知己。員以數十年之力始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

獲復楚之功進士祿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臨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
君不毋利己傷人也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
吹簫乞食未免辱人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墻而
賤行也寧若胥以一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定公四
念忠誠痛哭流涕本年乙未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虎子蒲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
七日之勞收三軍之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定公五年丙申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
提靖國寧君慷慨英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
烈丈夫焉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
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
包胥既安楚而復逃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賞猶人所難胥連之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定公

退秦包胥之救楚千古兩人且為君非為身之語猶足破天下後世爭功競績之想既心在為君而君安矣何榮如之一切爵祿土田之罷皆長物也何以賞為五年丙申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

秦正卿百里孟明

從古用人之際雖不一局也極千古人才之變誠不乏使仍使過者矣然一之不效而至再至三也無論為君者未必舉國以聽即在為臣者烏能安位而行若獲穆公之用孟明終獲成功者則君臣相合之間殆若天遇焉雖穆公之取人有異識猶孟明之得君有神機也或謂孟明之成功雖奇但不用蹇叔之言則二陵風雨之間西鄉而啼泣者多留晉之蒐少歸秦之士即濟河焚舟之舉猶幸獲勝爾倘一敗於殽再敗于彭衙三敗於茅津則關內之衆幾何寧當此屠戮將先秦數百年培養之功不堪孟明之一戰也不知師有計利而後計義者偏國之謀師有計義而後計利者全國之體夫秦三輔雄邦雖穆公始盟中原然楚人滅江為之降服出次晉人圍鄭燭之武一言而退師未嘗自私違約有失諸侯之望即於晉也不可謂不厚如惠公之時晉秦交饑秦人有

精矣
名勝

協隣之誼、汎舟而致餼、晉人無懷德之仁、拒使而閉糴、又文公之出也、納女送僕、歸國得君、全賴穆公之力、嗣位未幾、會師河上、僞辭秦師以送、私納天王而歸、秦之待晉者如友如賓、晉之對秦者若鬼若蜮、非秦之侵晉無名、延晉之致秦有辭也、穆公於此亦不得不舉之師、所謂計義而後計利者、此日伐晉之師是也、雖濟師幸喪、殊非聲義之討、然孟明係百里井伯之子、將略得於家傳庭訓、秦晉山川要害之處、必洞其體勢矣、秦晉兵車多寡之數、必審其次第矣、秦晉將相臧否之形、必辨其雌雄矣、秦晉糧糗支聚之情、必詳其盈乏矣、要必確見有可勝晉者、故不諱屢北之恥、豈若龐涓之敗於齊、趙括之坑於秦、因無一據、輕以百萬之師予敵也、不然、一則驕語者有之、再則色土而志厭矣、穆公即賢、能用人、寧無搖惑於上下左右之言、顧以喪師之囚、仍統中軍之事、令狼虎之晉不敢出隻鱗片甲哉、屈極之伸、於以明義雪恥也、不愈光乎、且孟明之歸秦也、責已施民、猶爲知政之本、天下未有民得而國不興者、所以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周天子使名公過、致賀、金鼓錫命、致伯西戎、皆孟明得民之力、爲能無師不克也、故曰秦正卿百里孟明奮績特奇焉

彙録秦國正卿百里視左氏春秋事蹟

秦國百里視

孟明、姓百里氏諱視字孟明百里奚之子先本虞人也奚因虞亡奔秦爲相國治死之日秦人思慕之孟明喪父獲落岐州公孫枝知其賢薦於穆公公使爲政三敗而勝晉遂霸西戎克紹父烈焉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潜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僖公三十二年癸

蹇叔之料敵洞若觀火以孟明之賢抑見不及此果拓地開疆之績非屢北不捷也

春秋之商人屢多賢

者今之商人卽朋舊親隣多不暇顧况君国大事乎軍行千里而謀及人国知者所不爲也孟明之賢則有之知則未也

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
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
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
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僖公三十三年
甲午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
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
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
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

孟明被俘幸脫猶誓三年之盟則効忠努力之思亦九死靡他者矣

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
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
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
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
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僖公三十三年甲午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

穆公復使爲政亦有以深明孟明之賢也

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文公元年乙
未秦孟明視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

喪師辱国人臣之罪

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文公二年

大夫幸而復國誰不知避能避任況孟明賢人也乃穆公聽之而不疑孟明任之而不恥惟修故勤民者亦確見吾身足以有為于秦小疵之不足以累大德也

丙申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文公二年丙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文公三年丁酉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一

晉列卿范燮

歷代世勳之裔不乏能紹先人之績者第先人之績雖切寧家先人之心未嘗忘國要當吾生而所效諸家國之間者無拂先人之意而兩承之能子也范文子先奉武子之誨成功則不敢先帥受使則不欲欺君識鍾儀之賢合楚成以結好哀季孫之忠舍魯罪以許平凡此敬事亦可謂無負武子之命也獨於伐鄭之謀更知其識過武子大有造於晉豈徒范氏之冠歟或曰邲之陳既敗於前令瑕之戰再困於後則鄭為事楚得計而不以晉重輕也齊宋衛之國將不背晉之盟而主楚此百世之耻也而可惜一日之力焉不知規遠者不先恤近經變者亦貴處常厲公之暴不若景公之賢戲童竊命而重臣危如朝露嬖妾擅寵而大政紛若亂絲刻自繞角麻隧之後而西民無歲不困兵車此日之晉也人情國勢洶洶然雖君臣謹守猶恐同舟之中皆敵國而旦夕慮非

常之變者、不在楚剽鄭梗也、若從文子之議、即勝楚未可知、然敵逼則、厲公驕、不至過
而胥、羊、魚、遝殺、卿之毒、變斂則郤氏誅不及燐、而書偃敢萌弑君之孽、文子留楚警晉
者尚可杜變於將形、何至公朝化為戰壘、而君臣同盡於一綱乎、推諸大夫不能從文
子之遠謀、則伐鄭者適晉所以自伐、而敗楚者猶晉所以自敗、六卿僅亡三郤之宗、此
亦幸爾、武子之憂憂在晉敗、晉敗則咎在將士而易回、文子之憂憂在晉勝、晉勝則禍在
君臣而難釋、晉室之勢逼矣、范氏之族亦危矣、故鄢陵之返、揪然追憶先人推敬可免
之言、憂及范氏、而祝宗祈死、不特生揚韓范之聲、以令名顯於晉、雖死亦免欒郤之變
以榮祿終於晉也、嗚呼文子洵能子也、故曰晉列卿范燮能繼父之哲焉

文子避功遲入深得武子以教之意在周不愧為純臣子家亦不失為令子矣
遵命卻貨可想文子

彙錄晉國列卿范燮左氏春秋事蹟

晉國范燮

文子、本姓士氏、諱燮、會之子、匄之父、杜伯隰叔之裔也、從父食邑為姓、遂稱范氏、或謂其先係堯後劉累之宗、故武子自亡秦而歸晉、還晉者皆為范氏、留秦者亦為劉氏、寔文子之族焉、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成公二年壬申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成公二年壬申晉士燮來聘、言伐剡也、以其事吴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

尊君忠國之心 文子以鍾儀賢令君歸使求成卒使晉楚成好不特晉師可無北征之患卽楚軍亦少南顧之患其終始主心惟有格君安國一念獨非君子哉

欒將復之季孫攞使宣伯帥師伐鄭成公八年戊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
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
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成公九年己卯晉侯
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
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
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
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
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
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
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

林父不聽會之言以

之使請修好結成成公九年己卯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

鉄郟之敗然景公之賢君臣終好欒叔不聽燮之言雖幸暇之捷出厲公之戾君臣不保則文子內憂外患之說于晉之固勢人情可謂了然知勝楚勝鄭未爲急者也是父是子真不可及乎曠而觀之外寧天有內患古今國家之

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
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
神殛之俾其隊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成公十二年壬午晉侯
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
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
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
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晉楚遇於鄢陵范文
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
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
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

變無不皆患何獨晉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
也知此意于家則可子何知焉成公十六年丙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以無敗于國則可以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
無傾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
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
子叔善於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
應對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
文子以季孫之賢而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何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請邑對
求救獻子因叔孫之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
難而求貨一脈之傳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
何賢不肖相去如此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虐

哉大抵父祖秉礼守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成公十六年丙戌公會尹武公單襄公
義以開国成家子孫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
席父兄之勢者不思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
先德肆行滅祚于范士燮卒成公十七年丁亥
氏可鑒也

文子因厲公之暴祝宗祈死雖為范氏然憫君憂國之思蓋亦九死靡斁矣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二

魯大夫公冶

魯逮襄公之世、政歸季孫已久、當時屬大夫、寧弱魯以媚季孫者、即有請卞之牘、呼而與之、誰不唯々然而曲致之、公武子目無國君、烏有屬大夫、於意中、至揮而不敢顯命、則半節冷々、吾已奇公冶之為人焉、至於及舍聞命、遂憤怒、嘗欺、雖勉承君旨、致邑季氏、廼終不入季氏之門、不言季氏之事、且臨疾囑臣、不欲季氏主塟、以冕服非德賞、生可以虛君之寵者、死不可以冐君之恩、其清白正大之模、有古人皎々之性、權勢逼之而不驚、袞冕榮之而不動、庶幾小人之膽落、朝端而君子之骨凌天表哉、夫以欺君之檄、不欲為其鄙、則後世之請田致祚、以頌德乞寺、建祠以旌功者、聞公冶之受使、可以削牘焚蹤矣、以攬權之家、不欲入其室、則後世之視權門如天閽、望壇旋若帝居者、聞公冶之方軏、可以屏足絜躬矣、以亂國之夫、不欲見其人、而言其事、則後世之羅拜車

前取旨門下者聞公冶之遠勢可以莊語正色矣以非分之賞不欲生受其名而死骨
其寔則後世之垂沒而叩閽請謚欲絶而呼天祈蔭者聞公冶之慎賜可以知警悔過
矣故曰魯大夫公冶其方嚴可風焉

借公冶以罵世

彙錄魯國大夫公冶左氏春秋事蹟

魯國公冶

公冶、姓公氏、諱冶、其家世裔嗣未詳於傳、按杜註謂冶、乃季氏屬大夫、周制列國、三卿兼三官、故魯以孟孫爲司空、叔孫爲司馬、季孫爲司徒、稱天子之命士、皆上大夫也、刻季孫以冢卿而任大政、世柄魯權、則凡列大夫者、俱其所屬、計冶之官、必魯下大夫之職焉、

公冶誤傳邑命亦無大傷名節況襄公錫賞已明白其悰而生不與季氏之謀死不願季氏之塋則高風義氣可謂不惡而嚴矣

夏四月、塋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塋、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寔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

以冕服非德賞不歛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冕服

以歛則知人臣一衣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襄公二十九年丁巳

一食何物可濫冒朝廷之寵命也後世請謚乞廕者聞公冶之風亦可愧矣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三

晋大夫羊舌肹

觀晋於悼平之際雖國多良然稱冠於當時者自國僑而右博物知幾必首叔向即晋之女齊與宋之向戌亦不逺也雖十九國之君大夫莫不景行而頌績係晋望者殆四十年叔向雖身為中大夫次於六卿之下然羊舌氏之名恒過於執政范宣子雖賍叔向於難求其信用暨趙魏雖相知叔向之賢凡晋之政刑命令無弗商確而行故宋之盟文子折子木之詐晋不失之信而大國畏威申之會宣子成子產之忠晋不失之仁而小國懷德外則策應諸侯内則靖安社稷碩畫嘉謨不一而足叔向雖未嘗躬親大政然叔趙魏之功者不得不歸本叔向則叔向雖無相之權而寔有相之績從古有政而無才者則政絀於才有才而無政者則才絀於政叔向能使才政两不相掎而首著其功於春秋多事之日非具龍虬變化之資而烏有此昌博之勲哉第按延州季子之

賢囑叔向思自免於難、暨對平仲之言、叔向亦謂晉當季葉、迺以中大夫而家三邑之腴、不思遜寵充宗代子弟之謀而預為之地、知叔魚之不端、而不亟令之罷政、知食我之不肖、而蚤使之納邑、不以致羊舌氏之祚遂絕於晉、雖晉之君卿報功太薄、而家之亡也、不可謂非數第叔向於父子兄弟之間未嘗無堪議焉、然立朝佐政寔有大功於晉不得以家之故遂沒其國之勳、故曰晉大夫羊舌肸亦可與於鴻烈焉

晉羊舌肸母叔姬

按晉羊舌大夫生四子、孟名赤、字伯華、仲名肸、字叔向、叔名虎、字叔虎、季名鮒、字叔魚赤與肸鮒、迺叔姬之適子、若虎之生、庶女所出也、叔姬之賢、不但知巫氏之女不祥、伯石之音必敗者、非猶婦人之識也、初羊舌子好直、不容于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肸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食、子多不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爐隂、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吾想叔姬之賢、即攘羊一事、勸其夫受而埋之、則事发有證、不坐同謀受贓之律、夫免非災、弗與其子餉而食之、則食給以禮、不蒙異類殘食之譏、子知不義則羊舌之清風顯於職跡、叔向之直節養乎蒙童、亦何愧人婦人母、洵女中之大君子哉、第肸

與鮒方童子飲食亦生人之小者、叔姬猶嚴受授而况修名砥節之大、然二子之長也肹為晉名臣、雖克承羊舌氏之烈、亦莫化鮒之不肖者、未免以貪累家聲、若後世之子甚於鮒、而母不如叔姬、少失所養、長失所教、寧禁其不生不肖之心、違德棄宗乎、故人能推叔姬之心、以恤其子弟、蓬蓽之子、可使知勉力而至於才、紈袴之子、可使懲淫而不及乎殆、則一時慈母之教、殊勝千古嚴父之誨也、故曰羊舌氏之叔姬能以義訓其子焉、

叔姬不受叔向之母逆其夫。不能申氏之女字其子。雖鮀稱女之諺。尤物移人之訓。可謂淺識之為矣。不幸之之命中。豈非天哉。不餉攘羊而鮒獨貪。不視豺聲而食果喪。以其之而不能禁。古所以痛恨於亦才也。

彙錄晉國大夫羊舌肹左氏春秋事蹟

晉國羊舌肹

叔向、姓羊舌氏、諱肹、晉羊舌大夫之孫也、大夫生職、職生伯華、叔向、叔鮒、叔虎、叔向即肹也、其子食我、羊舌氏至於食我、遂絕於晉、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襄公十八年丙午、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其在君之德也、襄公十八年丙午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

不論昼與時歸之君德名賢碩議

叔向之母知子知孫亦女中之覺者故能生叔向

欒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見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襄公二十一年己酉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

叔向因秦晉不和慎用行人亦為國大計子朱撫劍不逞所當從刑司寇者也平公謂所爭者大此言已頗失師曠規君當責以刑賞之正義不務以義臣君徒取高論警人君臣失職宜伯功之日替

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襄公二十一年己酉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襄公二十六年甲寅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二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也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襄公二十六年甲寅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
楚人衷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名人以僭濟之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

叔向之處楚盟如桑轡之御剛馬不疾不徐恰得其道

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
晉固為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
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
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
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
木亦不能對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襄公二十七年乙卯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亡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
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襄公二十
七年乙卯吳公子札來聘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
向將行謂叔向曰君子免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

季札之言切中于羊舌氏惜叔向知已無子不能規訓綱談處後人令亡其族

難 襄公二十九年丁巳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
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不義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
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 昭公
元年庚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
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

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日星之辰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

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昭公元年庚申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

此見叔向之論為是

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 昭公元年庚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於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昭公二年辛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

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
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人之願也寡君不能
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
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寔受其既其自唐叔以下寔寵嘉之既成婚
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
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
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
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
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觀兩賢相歎之語叔向早知公家失敵私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
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

族無人為先人計后嗣當早訓其子不令通契權門辟邑讓功徒有絕祀之數而不審所謀執春秋之法以例賢者叔向不能無過矣

闌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
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
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
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昭公三年
壬戌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
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
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
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
辱晉吾亦以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
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

設機而不倚盈爵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
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晋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備以敗於鄢自鄢
以來晋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
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晋之事君臣曰
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亦有備
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
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
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晋人若喪韓起楊
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
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
寇而未有其備使往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

楊

叔向之書
經世大議
公孫之復
救時微權
兩賢豈相
訑哉

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昭公五年甲子三月鄭人
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
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民於是乎可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
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
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
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昭公六年乙丑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晋竟晋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晋侯說乃逆之昭公六年乙丑晋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晋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昭公八年丁卯周甘人與晋閻嘉爭閻田晋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頴王使詹桓伯辭於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

叔向勸宣子推戴周宗重光伯烈此其佐卿輔國第一事

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晋晋人禮而歸之昭公九年戊辰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晋葬平公也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

如此言天如揭上帝之衷而說法度人叔向其知天哉莫延巳祚殆羊舌氏之數然公子出亡無違者從

何皆無辭以見昭公十年巳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君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昭公十一年庚午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儥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遊而能返國未之有也叔向以無人為五難首深明可謂深明事机之會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隱伏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是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

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
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昭公十三年壬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
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晉侯會吳子
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次
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
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
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
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
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
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
博雅文明
語之自足
傾服人國
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有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
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
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
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
惠伯之言
彰明大義
叔向難以
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
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

應對勢不得不以利害之情恐之此亦善於專對處

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昭公十三年壬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也昭公十三年壬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

大義滅親猶周公破斧之例也以法屈情為天憲而忘私誼故孔子稱以遺直

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illegible]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昭公十四年癸酉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叔向明於大義

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晋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國家之亡敗雖有天數然叔向

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昭公十五年甲戌晋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寔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

既聞慈母之訓自知羊舌之衰以今大宗卒令之不祀也天乎人乎何不傷哉

荀躒為之言於晋侯晋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愸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晋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

叔向之母亦春秋之女師也

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寔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晋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女中之聖人也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四

齊大夫晏嬰

齊自桓公之後莫如景公第不能繼伯崇王廼令民有優戲踊貴之痛則景公之無道特差於莊公晏子雖日侍齊廷然按左氏之所記亦無顯效其君者何後世嘖嘖稱之不知人臣不幸而遇庸昧之主志行不展於國徒有建言矢議曲寫其亮忠質直之懷此亦莫可誰何之計倘謂空言無補寔畫是龍比之疏不得與禹皐之謨並垂天壤非先王勸忠之法也景公之於晏子特利其有諸侯之名務近市寵未嘗寔授以大政使晏子得君而操全齊之柄以僉于家者豐于國忠于君者厚於民正車賦而平金鍾黜梁丘而進石父晏子為政必大有造于齊柰何景公民怨于下而不之虞星變於上而不之警晏子第因事進言極其激切第言之者即情深文明而聽之者仍耳荒神憒則吾言之不行自有任其責者要不得謂匡君籌國之思人臣卒無以自慰矣從古名卿

碩輔抱奇忠隽讜：功著而言隱天下俱忘其言之貴功隱而言著天下並崇其言之
良如以君聽之不聪弃咎臣言之過切使後之為臣者皆噤：如寒蟬吃：如窮鳥則
主德民生亦安所懲戒而有賴哉觀陳氏之代齊遠在戰國晏子於春秋百餘年之前
逆知其國之必亡乎陳氏則鴻材駿識超邁於高國諸人雖未獲攉逞志第遠其諫議
上自天地神民君臣刑政下暨魚塩屋蛤山木澤蒲之類何一不陳畫精明可行之久
遠令景公力行從善昭令德以示子孫則大公之祚何至為胡公所奪不必問其言之
售與不售則知血號即為膚功而晏子之忠謨寧獨在景公之世乎即聞季札之言而
納邑還政則憂國者正以慮國保身者正以翼其主夫非本忠諫之忱而為明哲之謀也
故曰齊大夫晏嬰有愷號之功焉

此論大無味

彙錄齊國大夫晏嬰左氏事蹟

齊國晏嬰

杜註稱晏子權譎以答室老嘗考文虎通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于士禮士冠経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元子未嗣且以士稱況大夫之子未命在夜不

晏平仲諱嬰齊大夫也晏氏以前世次不可考廼桓子晏弱之子為景公所企重其子
圍亦官於齊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
也曰唯卿為大夫襄公十七年乙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
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
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襄公二
十二年庚戌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
以不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夏五月莒為且于之

當以士禮自執乎與直正言也而反語之

莊公死非其正從難者嬖倖小人国之正人碩士惡得死之觀晏子論其於君臣國家之理生死去就之義知之明行之當所謂賢者審於自處矣

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刄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滛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寔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襄公二十五年癸丑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君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襄公二十六年甲寅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寔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辟余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

晏子惟其知幾故能

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禽獸吾寢處之

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襄公二十八年丙辰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為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名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多所謂幅也襄公二十八年丙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襄公二十九年丁巳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

春秋時列國公卿以侈汰亡祀者不止崔慶之族矣晏子辭邑示讓非智者而能然乎

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昭公二年辛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婚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

晏子猶韓子之見故信其言

知齊國之亂預為納邑則務明哲知齊君之過不忘規諍則務公忠

若何之詰亦引之納邑還政也而叔向不悟不及晏子矣

晏子辭宅而稱先臣誼不忘親孝也而言踊貴諫不忘君忠也

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吾雖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今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

晏子辭宅之事未免陳氏加量之意然不如此不足以免禍於危邪

（君伐是歸晏子可為

是省於刑君子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昭公三年壬戌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昭公三年壬戌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昭公五年甲子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

於中主不孤

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昭公十年巳

晏子不推不欲以利自污併以之規人尊世亦深憤當時侈富之風為可歎其處心之明淨昭然矣

巳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

晏子之言晏祝史稟若鬼神當時之匡樹

齊國者雖無他載列然一進言必以情以理晏子其主言以忠者也

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邑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昭公二十年巳卯齊侯至自

祝不勝其詛語猶懸切

辨和同之異至此非明理知道者亦恐不能也

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体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昭公二十年 巳

務文熙謂高宗修德而祥桑枯宋景公三言而熒惑退舍彗星不禳之議未為定論不知天人感應之際非形迹可圖誠心存修省則天變自回若徒假祝史之言以為禳救恐不可以欺誑上帝晏子亦欲景公以修省之權責之

卯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此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

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以崇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五

隨大夫季梁

後世敵國之患其君大夫莫不鰓鰓然日講兵食之計若為足禦敵者此猶林萎而不治木之本以治支泉漏而不塞水之源以塞流者也天下戎敵之禍必有自起惟上之人虐用其民而民離神怨自天之歆鑒不情若幸戎敵之患以危若其君臣殘破其國家此禍本亂源蘊于所謂內之民寔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待外之變是也若猶為應敵之圖而不知修政施民則兵結禍連將國愈不支矣隨君憂楚之逼而諮問季梁季梁不舉兵車之事以進惟將民神之說以聞逆計楚之帶甲萬數併國十餘非人力之能競必修其德焉以勝之彼以背逆之民侵我我以信服之民敵彼自有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握勝算於強弱之先此賢者明於治國而拔本塞源之謀也故季梁言之隨君用之楚即不敢觀兵其郊斯知天下有弱國而無弱民皆能執存亡之

權特不為不情之主虗應其真誠也則季梁之策楚之君臣所以聞而驚焉然按春秋之末方吳破楚吳人求昭王於隨隨侯而不與迺吳退楚復則漢川之東惟隨為大界吳楚而控荊豫山險水鶩百年於茲祖宗之所鍾植神人之所尊奉何獨季梁一人也寧別無可示畏於彊隣且楚人之暴虎踞荊襄秦晉之國不足敵而宗周之主不足恤儼然欲稱南帝而朝諸侯者焉有區區小國之人迺共主之威無不可犯而孤臣之鋒反不能當則季梁之智勇忠信必有以折楚人之膽也非英英之寶臣其翦翦之吉人乎故曰隨大夫季梁國之碩望焉

彙錄隨國大夫季梁左氏春秋事蹟

隨國季梁

隨楚相衡所謀者軍事也季梁所言乃治民事神之道盖民神為國之本兵車為國之末國家未有民神不治而能獲兵車之功季梁所言非春秋偏伯之術直三代純王之道也

季梁姓季氏諱梁家世無考稱隨之賢大夫義陽人也楚成王欲僭王號令請隨諸周尊楚為王周室不聽還報楚人怒隨背己數見侵伐亦憚季梁之能屢師僅盟而還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備何則不信對曰

豈少師能及哉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名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昭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怒我怠寇似又得春秋名卿臨時應變之机季梁之賢非特隨大夫之望也

桓公六年乙亥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代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

隨喪少師楚人謂之去疾伯比可謂知國勢人情不但長於料敵也

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問也乃盟而還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六

晉司馬女齊

代丁季葉非乏賢士大夫也第才贍者有矜修之病質直者有徑遂之虞才贍則功多而忌集質直則性烈而謗叢才之敗也徐禍發或逮子弟質之傷也速難遘必於巳身身家之不保而遑及於國故非才質兼資之品莫濟乎國事君謨也叔侯之在晉雖效於國者無甚奇績觀杞田之對而兼念周公之後重魯為宗周之望不欲以私姻之故而弱懿親力扶天潢于積替可謂知王室之大禮因楚之求盟而勸君務德莫矜險且謂國之多難不可虞心慨治亂無常評析于王公守國之義太行孟門之天險不足為高絳流汾水之上游不足為深也惟顧諟叔虞之先德以無患亦深明治理者矣抱揚盻之才而人不覺其矜懷伯宗之性而人不惡其直非有才質充周之具而知禮服義安能于三卿螗搆之秋躬直道而保令名以暨春秋之末厥裔叔寬猶獲仕于晉而使

子孫世守其祿、季武子以叔侯與叔向並稱、洵為知人哉、然叔侯徒有諫議之蹟、而勲
庸不顯者、亦緣晋之執政多英少、叔侯以耆德老臣、懷謙讓不遑之意、名雖高於諸侯
而功不究于大國也、故曰晋司馬女齊有碩望焉、

以非侯莫与向則非向受抑矣

彙錄晋國司馬女齊左氏春秋事蹟

晋國女齊

叔侯姓女氏諱齊司馬其官也未詳家世名齊于羊舌氏季武子嘗與並稱之其子叔
游因以司馬為氏亦官於晋

叔侯治田之對正議歸然即藏之宗周冊府亦自不刊豈特先

六月公會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於是衛侯會之晋人執甯
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襄公二十六年甲寅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
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襄公二十九年丁巳 晋侯使司
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晋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
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魯猶可

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襄公二十九年丁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昭公元年庚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人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

洞觀列國興亡強衰之因殫忠矢畫百代人國之鏡匪惟晉君所宜育服也

文熙稱氏謂叔侯論曰禮可謂精微豈亦

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昭公四年癸亥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

有感晋之失政三卿侈肆魯轍不遠欲有所規誡此言信然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司馬女齊之論禮當稱魯昭之明鑒乎古治身治家之則也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七

晋大夫伯宗

吾讀左氏而觀伯宗之為人未嘗不心異之雖家世行歷傳未詳悉而可以得其概也如梁山之崩則下詢負重伐宋之師則特戒襲衛虐懷而谷受淵渟義問則天晶日皎儼然正色照人有古大臣之風若大用為政功名不在宣文之下晋人何聽譖誅直而自失其典型之望乎如謂伯宗不能晦節全身無喆人知幾之識不知精金出土性不隨天美玉去璞膚無完質以伯宗金堅玉潔之姿而生春秋氛滓之世勢有不殺不已者不得律以明哲之說也伯宗洵晋之寶臣而竟瓦礫棄之嗚呼孰如韓獻子徒知悼郤氏之亡獨不能恤伯氏之寃哉夫以伯宗之賢天何令宰嚭之佞嗣之第州犁雖有國士之名不逮伯宗遠甚纔獲畢羊之庇幸離晋阨於前旋罹子圍之忌終膺楚禍於後非嚭之材而佞烏能免於吳越之難自古國以才臣亡家以慧子敗動奕世之悲者

不獨一伯氏也安知非天念伯宗之賢不欲斬其祀故令嚭之不肖者以綿其五世之澤焉且堯舜之聖不因子延德即嚭之不忠亦何累於伯宗也故曰晉大夫伯宗可稱貞直焉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七

晉伯宗妻

吾嘗惜伯宗之賢而不免於難猶幸伯宗之直而庶有其後也但伯宗當三郤之難何以解州犂之厄曰有友畢羊而免之也伯宗居直節之時何以獲畢羊之交曰其妻勸結賢士而託之也今士大夫之婦見其夫位榮節顯方幸侃侃不屈之氣可以震攝朝士故人寧憂及子孫也伯宗妻知其直性之不悛恐伯氏無後勸交賢士不特保執之六尺之孤而延伯氏一綫之脉焉令伯宗盡節於上稱晉室之忠臣無憾於後爲伯氏之孝子賴賢士相扶得朋友之信納淑女切諫成夫婦之義是其妻一言而成伯宗四德忠孝以全子臣之名信義而慰友婦之望明哲遠圖豈猶兒女子乎哉季女之容雖不離閨閤之內通人之鑒已自燭家國之先古稱兒女情深英雄氣短若伯氏之婦而觀之非惟兒女之情不克遂英雄之氣也故曰晉伯宗之妻有先幾之識焉

彙錄晋國大夫伯宗左氏春秋事蹟

晋國伯宗

伯宗字不見傳姓伯氏諱宗為晋大夫賢人也家世無考以直蒙難其子州犁奔楚歷官太宰終為令尹所害孫嚭亦出亡奔吴為太宰後吴為越滅遂降越而終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晋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宣公十五年丁卯潞子嬰兒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晋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討罪待后晋大夫之見何居如伯宗所言始有堂々霸王之氣

伯宗因辟重得山崩

之義遂以輿論答君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

命併欲見其人其虐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宣公十五年丁卯梁

懷好問堂後人莫及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

也趙孟任從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之老人伯宗辟傳之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

重人觀其議論俱非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成公五年乙亥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

凡者何絳之異人多良夫寧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

也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

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成公六年丙子晉

伯宗之忠而直其妻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

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

之賢而智千古兩人固呼謂陰陽成偶必及於難成公十五年乙酉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八

楚葉公沈諸梁

人子不幸而遇父母之變萬難可堪至父死於敵母困於虜雖不克矢身狥難誠感痛先人之義能以藐孤力紹前烈俾百年既朽之魂復吐如生之氣得若子而先人未竟之志庶乎其幸慰焉亦可以無憾於九京也若尹戌之忠志在君國雖司馬之死節未幾楚賴秦援郢之破者旋復王之奔者亦歸但不出沈氏之功則在司馬之心惟知郢之破於吳者終破而不復王之奔於隨者仍奔而未歸嗚呼為司馬之子者亦可謂情極而勢逼矣何以使吾生之事得慰吾父也歟第吳師之亂本自外入白公之難緣於內起雖子西之賢或異於子常之愎則論其不知人猶之一也葉公力諫弗召者懲戒前因知今日吳師之變隱然不遠慨先人之痛再見矣計何以而得全吾國吾君也夫何子西之見不審而白公之亂果成殺卿刼主肆行無諱膚毛之患外搆于前者猶且

難田腹心之疾中潰于後者何繇即解則白公之亂覘吳師之禍而益烈矣今司馬而在必赴國之難掀髯揚眉以首倡大義葉公承父之志恤君之危率國人而殺白公卒安社稷當日吳師入破之郢復之者非沈氏司馬之心或不知而不慰馬今日白公入破之郢復之者伊何人司馬之心寧不知而不慰乎天若借白公極變之局而為沈氏至順之機郢之破者果復而司馬亦有謝於昭王哉然人臣狗國之義聞難不遑必待殺管修而後入疑非司馬忠勇之素不知禦外寇貴速而防內寇宜緩去河北之賊易清朝中之黨難葉公追念先人蒙難之慘恐身蹈不測之淵國無人而家不祀故從容觀釁期必克而入討所以剪滅大憝不費朝食既有以光先人之心而亦得以解危主之危也故曰楚葉公沈諸梁有繼志之孝焉

可以不論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八

楚力士熊宜僚

吾按春秋之世有力士三人一則晉之鉏麑一則吳之專設諸一則楚之熊宜僚趙宣子忠義聞於列國之諸侯鉏麑亦晉之士寧不目擊宣子治民行政若靈公悉命之時能力白其忠救不聽則繼以死未必不君悟臣保有補於社稷也如暴主之鉏莫犯則西走秦南奔楚安往而不得稱壯士哉何待臨機後悔雖死亦非奇節之人矣專諸之於吳也與伍員非石交同公子光無信盟不若荊軻感國士之交聶政義千金之壽廼無端而為人弒君篡國博子一卿此何異屠肆子以刄手市利者惟宜僚者石乞全見白公勝言及刼主殺卿忿然不悅餌之以厚利不動脇之以堅刄不驚雖有殺人之膽手挾霜鋩且併有銜人之鑒胸藏冰鏡獨鉏麑之悔乎幾先決專諸之罔於言下擲戈轉日停劍截霆豈徒以五百人之力驕語楚市小人哉非刺客俠者之流誠楚之義

士也、故曰楚力士熊宜僚可稱義勇焉、

六多味

彙録楚國令尹沈諸梁左氏春秋事蹟、

楚國沈諸梁

（葉公之不）葉公、姓沈氏、諱諸梁、位兼令尹司馬、楚之公族、莊王之後也、其父左司馬尹戌死難、吳
（義其弟可知天性之）師、楚人哀之、諸梁嗣位、能紹烈先人、食邑于葉、是謂葉公焉、字子高、
（至無極之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定公五年丙申）楚大子建
（子木雖毒娅子木父）之過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
（子不仁天何不併除）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
（之故存梟獍之種終）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
（亂人國司馬知吳）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而信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藩衛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
（人之難于城郢葉公）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
（知白公之釁于名吳）之、弗從、名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若又若子可謂既明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
且哲矣市上宜僚
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
真天下之有心人也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
不為威利所懾而從
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
不義雖專諸鉏麑何
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足道哉
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子西掩面而死葉公之言驗悔之晚矣
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刧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
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不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
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
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吾聞之以險徼
子西子期雖誤召白
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
公然主君復國有社稷之勳管修雖賢功
刧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
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
不過之白公既刧君
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
而殺三卿矣則討亂
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
不謂無名必待管修
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之殺而后入葉公相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
幾之智則得矣其赴難之忠視阿翁有間焉
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使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
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
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哀公十六年壬戌楚白公之亂陳人恃
子西暴死其子必有
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

一大功于楚令之伐陳葉公可謂善知天人之故白公之誤幾壞楚國葉公卧卜殆謁前事之鑑而不敢以大權輕授亦見小心國事

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寔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惟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哀公十七年癸亥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哀公十九年乙丑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十九

晋芈尹申無宇

按楚當靈平之際相繼簒國舉全楚之才望誅戮靡遺知幾之士誰不躡足而永焉矧靈王之暴過於平王以蔿掩之賢誅之而無忌以伯犂之才殺之而弗恤蔿掩楚國之民表州犂名在諸侯之冊二子不知而何有於申氏也且靈王與芈尹斷旌結憾以有物之衆居得逞之勢而兼此不祥之性寧知崇直以貴忠為尹計者方謙讓不遑顧執人於章華之宮諫役於陳蔡之城危言不痺奇禍與蔿伯同誅者特幸爾雖有直方之節而亦非明哲之幾也然從古國家如遇君驕臣横之秋有人焉厲色峻聲不畏雷霆莫測之威岸然而攖鱗折檻君怖正言而霽暴臣憚直節以回奸庶為誕肆之朝鼓[illegible][illegible]振刷之氣雖剖心裂膽驚耀古今之事推此心以行之可慷慨而無悔矣則芈尹亦血性敢毅之士亂國所不可無錄之旌直以為後世人臣之幟也故曰楚芈尹申無宇

剄直可旌焉

彙錄楚國芊尹申無宇左氏春秋事蹟

楚國申無宇

申無宇姓申氏諱無宇無宇家世莫考即楚人也按傳稱芊尹申無宇楚國大夫例多名尹芊為楚姓官號芊尹疑亦楚公族之裔復姓申者亦從邑為氏也其子申亥妝靈王之尸以二女殉葬忠烈有父風或謂包胥即其族焉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亦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将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襄公三十年戊午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闘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将在此矣台諸侯而来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昭公四年癸亥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

芊尹有先幾之識

使納亡人於宮而概

不容門則

爲罪大惡極之入門漏網之路豈國家接刑討罪之典也芊尹務周引楚則天憲國常亦足戢驕主之威矣雖直節之臣周諱指之爲紂爲道無乃人臣之義乎

華之宮納亡人以寔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昭公七年丙寅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寔殺曼伯宋蕭亳寔殺子游齊渠丘寔殺無知衛蒲戚寔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不掉君所知也 昭公十一年庚午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諸侯乎王必悔之 昭公十一年庚午

大義非惟靈王當服此箴規即後世有國者亦不可不知此意洵千秋之金鑑也

春秋簡秀集卷之三十

鄭大夫燭之武

國家之患莫重於為政誠使為政者得驅役人才之法一旦國家有事亦何患乎無人也春秋之世去古未遠不光齊魯多奇節之人晉楚有偉才之士即如鄭彈丸間於晉楚綫二強攝其人文伯氣三良之後繼以罕國之倫復有若燭之武者未始無濟於倥偬也若而人亦奇矣舉鄭之卿大夫豈伊無目獨佚佚之狐之言哉昔公不聽叔詹之議不禮於晉晉鄭交惡豈不應預為計之卒俾晉以新造之鋒糾秦積威之銳函氾相望窺鄭小國則兩虎噬羊寧煩鼻育之勢此時雖具大力者未敢逡巡而進以效半臂之武何人也了然一身縋城而出從容數語能於穆公霆震之下使霽威留戍即晉人雖憾鄭寔切無能隻矢相加其人智識膽力有古策士之風人迫我閒雖張孟譚解晉陽之圍魯仲連釋聊城之難不是過也然吾味其老無能為之語不覺發三嘆焉天下非

士有寔之士惟爲政者不知用人士則委之老則求之勢逼則貴其才取之如寄事過
則忘其德棄之如遺士雖懷忠義之思者不能不厭心棄取之交國家猝有緩急何繇
得士力也嗚呼古今之爲之武者多矣何但一漢之馮唐焉弟國無虞兮莫我知惟之
武得獲秦晉之圍以顯其才雖謂敵國之警謀士之幸可乎故曰鄭大夫燭之武有排
難之捷能焉

彙錄鄭國大夫燭之武左氏春秋事蹟

鄭國燭之武

之武姓燭氏諱之武無字新鄭人係鄭大夫按傳始末春秋無燭氏之族其家世亦不
可考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
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
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謂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
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

鄭文公早不用子之言乎古深病

之武之說善矣使子犯之請行

春晋相爭於鄭鄭亦與有不利焉但文公雖新伯中原秦強實過之晋既夙恩且憚積鋭剠秦鄭相合乎智者知其決不敢犯秦也

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僖公三十年辛卯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三十一

晋公子夫人姜氏

人生天壤惟情愛之障雖文夫子未透此關重瞳君途盡陰陵猶切虞兮虞兮之歎昭烈帝贅戀東吳幾忘漢室之想若兒女之倫盃何繇處之絜然也晋文公偉才大畧亡狄十二年閱歷流離還播之景不可謂不久晋之内難未靖豈無故都舊國之思一旦得遇姜氏孅婉偶諧促之不行洵情之於人甚矣哉公子且然而何咎於姜氏也吾見令士大夫之婦其夫持節視事往數百里外即有愴惘可憐之色出閨牽衣流涕不忍令去矧公子出亡之行見期未卜姜氏縱不暱於歡而難割獨無戚於誼而靡離廼醉而遣之慨然忘繫此豈猶兒女也乎直偉人壯士之略割羇牽之愛於如縧振薪盡之傳乎已庆也至謂懷與安寔敗名三復斯言何啻切中公子之病也古今才能之士不無足用於天下柔情一起壯志全消功名之機毀於床笫國家之事敗乎帷房夫非懷

與安之念寔壊之也然則姜氏者雖深居閨閤之中寔叅前事得失之鏡故不欲貪兒女半枕之歡誤男子四方之志則公子三士雖才詐敵一婦之識他日扶王定伯皆姜氏奮激之力也故曰晉公子夫人有義激之助焉

甲之參考書終

彙錄晉公子夫人姜氏左氏春秋事蹟

晉公子夫人姜氏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恐洩謀而殺妾乃丈夫之見豈女子之識）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僖公二十三年甲申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三十二

楚武夫人鄧曼

按春秋世家稱閨門之秀若叔向之母叔姬宣子之母趙姬負羈之婦伯宗之妻皆不愧哲人焉要不逮鄧曼之智也一國之事遠及疆埸軍旅君臣将士無復夫婦子母之覩矧處掖庭之中逆計敵國之變因而知死生成敗非大識不能也鄧曼因伯比之諫决莫敖之敗允以自用失利按稽其覆軍之繇果如所料斯見已奇矣迺武王因授師之際心蕩入告即知天道虧盈而王遂薨于樠木鄧曼之見何捷若神明也夫楚本南夷之國受爵惟子武王僭號稱尊君臣驕罔稱兵授師不稟王室之命莫敖伐羅之敗正天譴楚猶不悛戒而恃強凌弱所謂神人厭棄天用勦絶其命者是也吾聞心者火之精綜三綱五德而變化萬物吉凶将兆幾先之授師心蕩殆金不繇火制而水反欲火滅天厭其暴命之神而奪之魄此大易盈虧之理洪範休咎之徵也雖學士大夫

未必洞然鄧曼以宮庭女子而吉凶如見豈獨博學稽古有得於府史宗傳之教哉亦天授之資鍾禀氣機之先故見卓而心靈者自能剖晰天命人事之微爾故曰楚武夫人鄧曼有天哲之資焉

彙録楚國武夫人鄧曼左氏春秋事蹟

楚武夫人鄧曼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桓公十三年壬午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

[女子而先知國事之敗偉哉其議殆武王其雌而夫人為雄也]

[以天道下人事女中]

之大智也

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
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莊公四年辛卯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三十三

齊大夫杞梁妻

嘗讀孟子之書有云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未詳杞梁喪於何地其妻哭之慟及觀齊莊公襲莒之事而果有杞梁之妻焉是梁效致命之戰而婦切所天之哀禮也何以彼婦一慟而舉國之人皆愀然而變也不知天下推婦女之倫質柔而性剛者一往情深易於動物故風生妬婦之津火赴淫娃之廟矧本至誠天性而呼天愴地雖忠臣義士之感寧有此靈變也古之烈婦觸緒生端有不雨飛霜崩城裂墓者矣夫霜露土石之無情何知而動豈有胸有心反不如蠢然不靈之物乎則善哭感人寧非情理之尤至者爾第當此途次迎喪而神情酸楚之際猶尤郤君弔於郊者抑何儀禮之介介也春秋之法盟主毋伐務國無凌莊公因廿水之捷興且于之師殺人夫而寡人妻尤為非義禮君以師行載主祓社勝則告廟而獻俘飲至敗則素服而郊次恤軍大

夫以上有死於事者、君親斂於家、而收恤其父母妻子之屬、君弔於臣、主者待於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者先入、君升阼階、西向哭、主者居中庭、從哭、自古君弔臣喪、從無郊致之禮、且記曰婦人越疆而往弔非禮也、則出疆而受弔、豈禮也、莊公欺師因恤、既之臨視之儀、遇喪隨弔、又失痛亡之義、郊非喪次、君弔於前、將令未亡人居何位而從哭、一舉三失、莊公亦不知禮之甚矣、吾獨羨彼婦於衆慟怫遑之時、猶能以大禮行大喪、臣妻無失儀於國主、則平時藏內相夫、其奉宗憂國之公、躬禮守義者、何但嫠婦之恤、雖梁之忠、未必非其婦成之焉、故曰齊大夫杞梁妻、可謂知禮而能貞者也

彙錄齊國大夫杞殖妻左氏春秋事蹟、

齊大夫杞殖妻

莊公大國之君反不及臣妻之知禮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襄公二十三年辛卯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三十四

楚文夫人嬀氏

按楚文夫人先係息侯之配為蔡哀侯所害國亡夫戮而作嬪於楚終慱伐蔡之師以
報滅息之恨至於子元振萬復能命義拒淫偉哉嬀氏躬閱二天雖有烈士之腸莫完
貞女之操焉然而息之亡也死欲身殉則大仇誰復勢不得不汚其身以媚楚暨楚㦖
伐蔡則臣妾大義已竟此時將二子償楚報仇之思舉一劍明與息偕亡之節雖生作
楚宮之夢椎殘風月於他人猶死歸息社之魂繳結氷霜乎故主也如謂有楚之孽子
非息之貞婦緩及黃泉終赧顏見獨不可痛哭流涕哀告文王乞江漢三户之邑訪先
君之裔而立之則存祀之功亦足以贖失身之罪乃計不出此二者徒有伐蔡報息則
心雖切而情猶憾謀斯下矣第春秋之時婦亂無極如莊姬之私趙嬰夏姬之逐巫臣
甚有若隗氏通子帯而亂周室文姜奔襄公而殺魯君倘聞嬀氏之風寧無汗顏恥膈

東洋

且初不辱於哀侯之弗賓既不亂於令尹之欲蠱是亦有節之婦而特迫於禍變之無可如何者也故曰楚文夫人嬀氏可稱知節焉

彙錄楚國文夫人左氏春秋事蹟

楚國文夫人

荊伐蔡爲春秋夷禍之始雖聖人猶之然　原其因哀侯亦自取之道無禮無義不亡猶幸　列歲不言爲息侯報復之計身亦失而志不忘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吾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莊公十年丁酉）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莊公十四年辛丑）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爲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自純門入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

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莊公二十八年乙卯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一

衛端木子貢

孔門如子貢天資最爲秀上豈假口舌之才以表異於群賢也但生當春秋之季弱魯多鄭无籍賢人持議之力稍續垂亡而門人記者追敘緒論所著私崇子貢以言語之科在當日及門未嘗系此次第後世因語論之書孔子時多規抑幾疑子貢猶然議論自喜之士焉不知孔子亦環視諸賢獨子貢資性英敏千秋大道之肩不難躬負而趍特從回愚參魯之中參驗其志行學力之得失提明物之鑒於聲希味淡而着生身之元乎水落石出也寧謂子貢所言果無與文章性道之傳焉且國家事變罔測倘不能出一言建一策虛談性命之玄而無補國是民生亦何貴高冠峩峩者乎假使孔子獲幸大用東周靖天室於河洛風雨之中修王會乎吳楚干戈之後則巽命頒渙號條令夷夏无須遣一介命使須告十九國之諸侯文事未遑禮樂武備無事甲兵當此之時

非文辭不爲功、壯皇華而揚天憲、持大行人之節者、非子貢誰屬哉、吾恐大道之行、猶籍嘉謨之相、夫何季孫氏急召暇棄、視之泛〻如萍、令大器僅效偏長、而國家始不獲賢人適力之資矣、悲夫、如謂子貢之言猶夫戰國辯士之雄、然儀秦小儒、揣摩僞學、言一國、无借列國之幾勢以爲端、言一事、无指數事之情形以爲例、似此株連蔓引之說寧當本擧末該之論也、子貢慨魯難之孔殷、出使諸侯、則仁人義士之先聲、已足震聾大國、剖理愽而辭簡者、闡之逆慮、頃乎情深而文明者、聽之憤懷遽釋、雖丘山積恨、一笑可捐、何无醉飄蜣沸聒〻利口之鋒、安有大賢救世之議、而顧作狗盜驚人之響也范蔚宗稱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于仁而欲之、蓋有全无有喪也、斯深知子貢之論、迫於君師之誼、以圖存國於空言、豈戰國說客之流也、故曰衛子貢之在孔門道愽而議弘者焉

彙錄孔門高弟端木子貢左氏春秋事蹟、

衛端木子貢、

子貢之決邾魯二君必亡敗者、此神明之識、非術數之知也、故先后毫忽不爽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定公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定公十五年丙午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

就事論事

能使賢者心輸而奸人膽服

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哀公七年癸丑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哀公十二年戊午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

子木之言可謂識幾審勢

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墮黨崇仇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

深於敵國之情勢聞之使人若然

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哀公十二年戊午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

情義相輔而出之使奸人遷類亦不能不從正禮

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甲兵入于嬴 哀公十五年辛酉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

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哀公十六年壬戌、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繇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哀公二十六年壬申、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哀公二十七年癸酉

文子之言他日請念可謂切中康子之病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二

魯南宮敬叔

按漢書高士傳陳蕃稱徐穉爰自江南卑賤之後、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非袁閎之比、吾謂士生閭閻草澤之門、易爲策勵、長公族簪纓之胄、難於奮勉、席榮者怠、處困者知警也、矧以上卿之子、遊聖人之門、焉南宮敬叔生于孟孫氏、克遵僖子之治命、同懿子師事孔父、卒成尚德君子、挺拔於華膴之倫、非大賢而能是乎、然魯自哀昭之際、政權盡在三家、且敬叔好學、從事孔子、使攘父兄之勢、託師友之資、魯國卿士何位不可得、魯國兵賦何任不可效、僅以南宮半秩、了千秋之期、災及桓僖、祇命出賜書于宮、若一典一籍之外、無復知有田賦兵車之重者、抑何也、亦念魯事之壞、孟氏寔與其罪、奈勢成奕業、敬叔雖有幹蠱之才、莫挽積蠹之弊、故不欲令權勢之氛、涸我精修潔性、惟幸君臣終好、家國罔虞、俾琴書之興猶存、文武之道未盡、大禮之在魯者、庶幾克守、即

莫收前世之失或無負先人之命爾柱下之後猶有南宮敬叔殆藏册於玉山而為龍德之隱者也獨惜賢如敬叔廼以家世之故阨其達使功不著於國則魯文獻之脈雖幸有傳於後世官府之司不能無憾於當年嗚呼悲哉敬叔之過而魯國之數也故曰魯南宮敬叔之在孔門有潛德之修焉

彙錄孔門高弟南宮敬叔左氏春秋事蹟

魯南宮敬叔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薳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昭公十一年庚午九月公至自楚

女子二人同奔奇而同盟亦奇而生此二賢更奇也

孟僖子病不能相儀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不以大正之責亂其

學官之守可謂遇變而不失其經者

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昭公七年丙寅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哀公三年己酉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三

魯季路

按季路之事、諸書記載甚多、左氏所傳惟取墮都諸事四條、餘無及也、論者謂季路賛孔子墮三都、暨對陳瓘之語、無非為魯至計、獨於邾射之盟而不惜一言、幾乎知有邾而若不知有魯矣、但射之来奔、不可以一端盡也、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奔、昭之五年、莒牟夷以牟婁防兹奔、昭之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奔、雖小國賤吏、志在投魯求食、春秋死書地書名、以正其叛君之罪、而不少寬、則句繹之奔、猶然以地叛也、特事在聖人獲麟之後、故不入三叛人之列、矧魯人偶都之僭、何異邾射據地之叛、此據其地、猶託與隣之名、彼偶其都、直擬僭國之統、若執竊邑叛君之義、責康子與射、外叛者意尚有君、而罪容末减、内肆者目全無主、而罰應重律、季路肯屑貞士之一言、翻假亂臣之兩利、則不與邾射者、正以誅康子也、城下之戰、可為魯君失其九死、國門之盟、斷不可

爲季氏輕其一言、雖謂孔氏伐叛之義不繇獲麟而頓絶大賢人之用意、豈硜〻小信之士所知哉、若夫登臺之變、卽身遇其時、然蒯聵與輒寔本父子之親者、未免天性相傷、而季路與孔叔徒有主臣之名者、何必大義相恤、天下時勢之變、至於父子爭國、則王章祖訓、視若弁髦、非康叔之子孫、姬中國而夷狄之、見道之士、所不欲與其是非成敗者也、君子知幾、毋過亂人之門、入國死難、倘亦守節之過焉、然後世好義之士、一言相期、不惜爲知己者死、豈食人之食而不可事人之事乎、季路之死、或未盡非也、故曰魯季路之在孔門、有信義之守焉、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三

魯季羔

衛氏之亂、子羔與子路同在焉、子羔爲衛之大夫、子路係孔氏邑宰、子路入踐其難、而疑屬無名、子羔出避其危、而反居有識、舉兩賢之事而衡之、將使後世當國家之變者、爭欲全生以明哲、誰肯舍死而效忠、開天下以苟免還就之門、不顧國是之倉皇、不幾子羔爲之首也歟、抑然人臣委質事人之義、雖無避難、但變不關敵國外患、有宗社不祀之憂、躬不列上卿、而權不掾大政者、則相機審勢、不得概矢狥難之節也、故衛先有孫甯之亂、蘧伯聞訊卽出近關、春秋不責以亡不越境之義、而無損君子之德焉、矧君臣搆怨、既别父子讐仇、無政之大夫、亦何異於屬邑之下令、生死細故、去就大機、以不甚切之變、矢不必盡之節、知者審焉、况子羔之賢者乎、故曰魯子羔之在孔門、有知幾之哲焉、

彙錄孔門高弟季路左氏春秋事蹟

魯季路

孔子墮三都季路之義烈也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而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二年癸卯、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

不欲以負士之言成亂臣之義見季路之見真守定

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問敢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哀公十

賢人聚處亦作世情以動之

四年庚申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

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 哀公十五年辛酉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
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
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
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
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
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
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
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
視食祿之義太真亦不失信道之過
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
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哀公十

五年辛酉

魯季羔併附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
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
伯曰然則彘也 哀公十七年癸亥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四

魯冉有

按論語所記冉子居政事之選抱足民之才即孔子亦謂藝可從政未嘗許以武事焉夫稷曲之役無論齊寔怨魯欲舉郎之墟取償於清也第敵人之兵夷壯境上大臣之議作室道傍雖古之名帥宿將亦不能以提軍而梟勁敵矧冉子經偏術之儒當此變而何以內服大臣外衡強國哉冉子以一言之力合三族之師五日而徙三刻而踰雖右師敗績而矛突齊陳雖使武士孌童爭猶國難群室荷鋤之子咸感激昂齊人宵遁不敢進逼魯師恐孫吳善將之倫未必有此方畧洵折衝千里之才寧徒士獲夙飽馬是則孔門政事之選禮樂兵農互用暇則俎豆變則甲兵要非膠守一得無補安危緩急之人也然則冉子不特私室之能臣直公朝之勳士焉獨于田賦之行先儒不能爲賢者隱其過魯及哀公之世雖無歲不有齊吳之事國用軍旅日繁不能不取給於民但

楚之子文、破家而紓國難、鄭之子皮、餼粟而恤民饑、使冉子能勸季孫法二子之懿捐五世之積、而付諸公則孟叔安得獨擁其私、以之養士經國也、應無不足、寧必增富利民乎、雖田賦之法、家出一人、猶管子内政之規、而獻公州兵之類是也、然内政行而齊桓成葵丘之烈、州兵制而晉文收踐土之勳、季孫用田賦、上不能以靖周京、下不免以安魯國、徒有肥官瘠民、行此何爲者、冉子未行不能諫、既行不能去、稽春秋之義、君子不能無責於大賢焉、故曰魯冉有之在孔門多藝而有資於亂政者也、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四

魯樊遲

古帝王之號令天下也、必先以信而後令下於流水之原、禮樂征伐無不行、所以賓戎朝祀之役、不教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故敗之者、其罪一也、非敦信守禮之士、不能以至誠行大政焉、魯之君大夫、久失信于民、稷曲之變、雖冉子持議克合左右兩師、終軍心疑懼、臨溝莫越、樊遲謂非魯師不能、特不信子之號令、請期三刻之約、遂跨溝入陣、迅如風雨、致齊人宵遁、則冉子左師之捷、樊遲之力也、夫本新進之士、用久離之民、一隊之陳、一夕之戰、期以三刻之信、罔弗響應、而景從之、使舉天下之靈、大國之勢、君臣愷悌作人、期以百年之信、而旱潦喪冦之警、有不足犯水火而冒金石也、豈人情哉、能信可以行軍、而應變不信不可以治民、而守常、然則爲政者苟無信民之心、則常變皆膠而國亂無日也、樊遲此言、必其於崇德辨惑之學、知明守摯、曠觀乎天下國家之大覺

惟誠動物、特從師旅倥偬之際、觸景以見端爾、要以此推其恭己信人之修、當大有用
於天下、是亦從政之選、信乎孔門無棄才也、故曰魯樊遲之在孔門、敦信而周變者焉

彙錄孔門高弟冉有左氏春秋事蹟

魯冉有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謂其宰冉有曰、齊師在淸、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
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
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

冉有一言之激、能孟叔二子合師拒敵、則言猶利刃也

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
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徒兵力戰

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

徐死孌童偕主猶難

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

魯非無人恃季孫之

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

雖知自利而罔恤公

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

故也

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

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

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

不聽國老之言罔壞

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哀公

周公之典季孫不足

十一年丁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

責有亦不無可減焉

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哀公十一年丁

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

競焉是以不動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

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哀公二十三年己巳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五

魯有若

春秋之法凡師惡不直魯以伐邾之故名吳纍吳以救邾之師乗魯隙則是役也直在吳而不在魯顧以魯之弱對吳之彊雖不至易子析骸之慘者亦猶嚆矢之當勁弩也微虎憤國難而召義師於七百人之中得國士三百人而賢如有若亦首與焉有若在孔門未聞務治賦之才一旦猝臨軍旅何以毅然敵愾之威能令吳人辟易而一夕三還其舍乎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在庠序之間誠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有田蒐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至於御則小駕大駕之法尤按其馳驅左馭右馭之規尤詳其節驟春秋猶以田賦出兵車則射御兩者斯武事之大而應敵觀變之長技也士無賢不肖皆知射御又恐禮義不明技術反為名亂之資國之子弟無地不教之以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司樂進在王朝受教於師保氏

入而宿衛、有宮伯掌其在板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正學而教之、里有正社有師、明君民相協之經、詳吉凶同患之誼、出入進退無處非學、不若後世之教止行於庠序而已、故雖鄉塾之士、皆有經濟之才、無事則備職郡縣咸政事之選、有事則效力邊陲、悉師武之魁、後世文武之學、分爲兩途、才德斯難相稱、緩急不得士之力、章句敝而求賢良、非歷數十年教養之深、未易獲其人、賢良僞而尚弓馬、亦非經數十年服習之久、終莫適於用、徒費明天子古道之思、究莫挽學士大夫流習之衰、無論罔求有若之賢、卽有其人、誰肯輕儒者之標、而應徒兵之募也、孔門之學、有文事必有武備、有若大賢、寧不稔聞射御戰陳之法、且忠君愛國之誠、與狥難矢節之義、本諸性情、繼以學習樽俎之略、自裕折衝之鋒、詩書之帥、必倡忠孝之感、雖有若未必兼三百人之勇、而力當一面、然此三百人者、得有若爲先、則指臂相使、而如出一人、嘘噏相呼、而如出一氣、弱者可使之強、頑者可使之馴、怠者可使之奮、佞者可使之忠、幕庭三踊、使有一鼓吞吳之氣、吳雖帶甲百萬、寧敵我國大賢國士、安得不獸散鳥釋也、按吳自衰昭以來、破楚困越、敗陳蔡之師、滅沈胡之國、幾欲東帝諸侯、目中何有如綫之魯也、有若以一人倡、而衆人從之、俾狼戾之吳、驚怖、士氣百倍、而甘釋兵修盟、則賢者之於人國也寧有旣乎、有士如此、而不能用人、拒敵甘爲城下之盟、而辱周公之國、吾不知魯之執政抑何見也、故曰魯有若之在孔門、忠勇可以禦患焉

彙錄孔門高弟有若左氏春秋事蹟

魯有若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
子洩雖有叛讎之罪適異地而不欲忘宗國尚有魯君子之風
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
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
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
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
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
以國士大賢克師徒而力請國
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

景伯之言可爲不辱
棄國

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攻（舍）
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
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日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
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
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
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哀公八年甲寅

春秋簡秀集卷之第六

宋司馬牛

孟子謂君子有三樂而首之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夫父母具慶誠生人罕遘
之遭至於兄弟之交何難於友愛無虞焉弟一氣之親不無龍蛇之異若牛之於魋去
人卒其暴戾而寧闕骨肉至親她王后同焚者雖極古之父譴君譎亦無此流離危困
之慘而後知兄弟一日之歡果猶父母百年之慶也牛之先係宋公族本公子向之裔
左師戌之從子巢與魋皆其兄也向氏世位列卿殊有功於宋不幸而生魋之不肖棄
德曠宗甚且思謀國弑主冒觸景公之怒此天憤凶人而降殃于向氏也雖覆巢之下
必無完卵但魋自撄躬犯王章法無可赦向氏五葉之祚既有牛一人在如無顏歸命
司寇待戮於社以已不忠不孝之子不堪返國入廟則伏劍國門回謝君大夫可也夫
[illegible]罪大之人安所逃於天地之間顧弟南則南弟北則北望門投止欲何爲乎弟惜

牛之賢、遇魋之暴、之齊不可而之吳、之吳不可而吏之魯、卒令有家難棄無國可援力之迹窮、而客死于阬氏之舍、生不獲作賓天室、守三恪文獻之傳、死又不得歸骨祖阡竊一木松楸之陰、煢然於泰山風雨之陰、嗟覓不歸兮、雖有恭敬之修、靡遺人倫之變夫非兄弟之故哉、而令斯極也、洵知友于之好、與永侍之歡、不易得也、或謂魋雖不仁、牛為之弟、未能正言大義、亦當痛哭流涕、懼以禍福之說、而聽其逞兇肆行、恐為人弟之道、猶有可憾爾、然天下大惡之人、非善所能回、猶夫至善之人、非惡所能移、舜之德而不禁象傲、周公之聖莫化管叔之頑、柳下之賢靡格盜跖之暴、而何疑于牛焉故曰宋司馬牛之在孔門、正志而蒙難也、悲夫

彙録孔門高弟司馬牛左氏春秋事蹟

宋司馬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

[illegible]遂入於曹以叛。六月，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

（[illegible]巢[illegible]明 [illegible]終巢卒）不得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

（日不以理 覲魋臨變）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

（又不能大 義滅親巢）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

（之罪誠大 而不可逭）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

（周公不得 不止巢不）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

（得不去君 臣之間亦）諸丘輿。哀公十四年庚申

（兩盡其義 矣）

小宗圖書館藏